

组诗

# 记者,永远在路上

■犁夫

【一】  
没有什么特别  
和平常一样  
扛着责任上路  
把线条缠绕在腰上  
用抽丝剥茧做手  
在事实面前  
还原真相

用汗水收集细节  
把背景融进现场  
时间和地点  
走进演播室  
叙述事情的表象  
原因追问着结果  
客观衡量着记者  
公正无私的形象

默默地走在路上  
把誓言擦得锃亮  
带着良心的尺子  
用生命抒写辉煌  
记者  
忘了苦恼  
忘了忧伤  
忘了繁杂  
忘了愁怅  
坚强的眼泪  
打湿衣裳  
就与公正携手  
就与客观亮相  
就带上生活这袋食粮上路  
在饥饿的时候  
用心血冲泡  
咀嚼芳香

记者  
永远在长征  
记者  
永远在路上

【二】

汗水  
浇灌着新闻的花圃  
像一只蜜蜂  
在花朵之间奔忙  
采摘正气  
让生活释放正能量的芬芳  
用快门  
镜像繁杂的事物  
用情感  
梳理众生万象

拿着公正的尺子  
客观地叙述  
发生事件的现场

时间  
地点  
事件  
原因  
结果  
五个致命的要素  
构成记者的担当  
踩着第一时间  
走进第一现场  
把事件的真相  
还原给受众  
精准的数字  
准确的判断  
把责任和道义  
担在肩上

在有硝烟的战场  
记录  
就像子弹射出枪膛  
在硝烟散去的角落  
记录  
仍然抓住事实的真相

【三】

一颗公正的心  
拨开重重迷雾  
让事件还原本来的模样  
记者  
扛着公正的法码  
精细着客观的度量  
唯独没有把自己的生命  
放在心上  
花开花落  
寒来暑往  
总是奔波在新闻的路上

记者构建头条  
标题是忠诚  
导语是善良  
内文的字字句句  
都写满密密麻麻的思想  
躺下  
是平原一样的心胸  
站起来  
是大山一样的豪放  
扛着使命  
像耕牛一样耕耘  
让大地收获无私坦荡

散文

# 传奇的克旗人委大礼堂

■马守喜

在五十年代中期,克什克腾旗人民委员会(政府)在河西人委西院建了一座礼堂,这是克旗解放后一座有名的大礼堂,在当时的条件下属于一流的会议和文艺演出场所。其舞台和后台比较宽敞,台下有几十排长条靠椅可容纳五六百人,窗户采光通风良好。现在已很少有人知晓这座礼堂究竟有多少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五六十年代,人委礼堂可谓是克旗的“人民大会堂”,克旗党委、政府的重要会议经常在这里举行,如人民代表大会、“三千会”、传达上级指示的干部大会都在这里举行。那年月,一般的机关干部能到礼堂开会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

记得1956年中央派来少数民族慰问团,在这里召开了群众大会。身着民族服装的青少年向慰问团成员献花、献哈达。慰问团向克旗各族人民赠送了锦旗,这可是国家级的赠旗,很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慰问团还带来了《天仙配》等彩色电影,让观众大开眼界,一同带来的演出小分队还对广大群众进行慰问演出。中央民族慰问团的慰问活动在克旗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六十年代初期,解放军总政文工团来到克旗慰问演出。在当时的昭乌达盟

也只好到克旗一地演出,克旗党政军领导及各群众代表都十分荣幸地观看了演出。总政文工团著名歌唱家寇加伦、手风琴演奏家王碧云、板胡演奏家闫少一等国内外知名艺术家精彩的演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演出结束后,全体团员和克旗党政领导来到克旗革命烈士陵园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因我是革命烈士后代也荣幸应邀参加了此次纪念活动,近距离接触了总政文工团的首长和艺术家们,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克旗人委礼堂不仅是干部开大会的场所,也是群众,特别是职工、学生演出的舞台。每年举办的职工文艺演出就在这里举行,并选出文艺人才参加盟里的文艺汇演。武钧、毕光磊、张凤山、韩秀荣、石玉兰、何凤兰、刘佩烈、张喜英、孙素芝、孙华、麻长春、丁桂芝、马淑兰、杨淑兰、刘玉荣、尹秀英、詹佩文、张云程等一批文艺骨干多次在这里演出,并几次参加盟里的汇演。

六十年代初,昭乌达盟文工团经常到克旗慰问演出。文工团里有几位是克旗人,如刘玉荣、李亚林、喜英、博迪、马志华等,所以克旗观众感到十分骄傲。因为从这片沃土上走出了很多艺术家,如马凤兰等被自治区歌舞团选用。

克旗青年有参加入伍的光荣传统,每年送新兵的晚会都在大礼堂举行,场面热烈,让家长和新兵感动得热泪盈眶。每逢“五一”或国庆节,这里要举行表彰劳模大会。一些国家和自治区级的劳模、“三八红旗手”“红色青年突击队”等在这里宣讲感人的事迹,激发人们的爱国劳动热情。

克旗大礼堂也是演电影的场所,那年月看一场电影很不容易,每天人们都排着长队买电影票。看完电影后要议论好几天,总是难忘电影中那些精彩的故事情节。

六十年代初,克旗成立了文化队(后改为乌兰牧骑)。乌兰牧骑经常深入农村、牧区等基层演出。他们一专多能,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每到节假日他们就在礼堂汇报演出,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克旗人委大礼堂是旗党政领导经常作报告的地方,自治区领导深入克旗也经常来这里作报告。记得当年自治区农牧厅厅长在大礼堂作报告说:“克旗过去是山青水秀,可这几年砍林伐木、搂草割柴,好多山都成了“光头”了,这样下去克旗还会发展吗?”

“文革”时,小镇到处是大字报。今

# 有幸遇见(之二)

■史淑玲

天的红叶,冬天的白雪,家乡的美,被我们演绎成了诗,可谓是一城山水一程相伴。

随着接触时间久了,对玲儿有了更多的了解。原来也是个打不倒的小强。在一起的时候,除了尽兴地玩耍之外,玲儿谈论更多的是她年轻时的创业史。

八岁没了父亲的玲儿。20多岁单枪匹马来到这个小镇,为了生活,开了这个小镇最早的一家KTV,这一开就是十二年。又是一个女孩子,个中滋味可想而知了。有些时候,听她说到为难处,我总在想,如果换作是我,那应该早就关门溜之大吉了吧。但是,她却坚持了12年,而且做得风生水起。谈起过往时,玲儿时而义愤填膺,时而开怀大笑,时而平静如水,时而热泪盈眶。记得有一次说到孩

子上小学时的趣事,因为是开ktv,都是晚上去工作。老师让孩子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当时孩子是这样写的:每天晚上,我的妈妈都会打扮地漂漂亮亮的去上班,有时到了早上才回来,于是老师便把玲儿喊去了,并含蓄地对玲儿说,要给孩子树立好的形象。并向玲儿是做什么工作的,要晚上出去早上才回来,听到这,我们笑得鼻头酸酸的。每次听她说起过往,便会想到大海,心如大海,包容万物。

玲儿的歌如她的笑声,银铃般响亮,而且很有感染力,唱到情深处,总像有一只小手在你心里作怪,让你的内心变得愈发柔软。而那首总被我叫成“大碗茶”的歌,可谓是韵味十足,百听不厌。其实,每个女人坚强的外表下都有一颗感情细腻,多愁善

感的心,只是被她自己包裹得很好罢了。而那些无畏的过往,却为我们的人生平添了一份美好与真实。

女人如花。每次与玲儿在一起时,脑海里总会有风铃花在风雨中摇曳。那盛开在黄岗之巅,一串串蓝色如铃铛儿的小花儿,风过之处叮叮当当,仿如它银铃般的笑声,漫过山谷。亦如玲儿那清脆悦耳的歌声,于时光里飞扬。而那被风雨捶打过的风铃花,生命愈发的生动,绚丽。

都说,前世五百次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幸好,我们都伸出了温暖的手,牵住了这今生的相遇。

生命应如夏花般绚烂,无论身在何处,不屈于命运的安排,不输于生活的挑战,绽放人生的精彩!

今生,有幸遇见!



有人来这里,  
只为蓝天白云,晴空万里。  
有人来这里,  
只为鸟语花香,碧波荡漾。  
那么,你,又为何而来呢?  
或许,没有原因,  
就是恰巧路过,  
只是这一眼,  
有那么一瞬间,  
你就想安安静静地在这里发呆。  
让思绪放缓,  
心韵悠然。  
清脆的鸟啼,  
打破晨曦的静寂,  
呼一口气,  
带着泥土的气息,  
站在曼陀山巅,  
枫林尽染。  
置身碧海银滩,  
留下最初的震撼。  
古亭碧水云天,  
陌上红尘醉怡然。  
执一杯清茗,  
携一抹夕阳,  
看炊烟袅袅,  
回首间,  
时间静好。  
远处一砚青墨泼出的画卷,  
有野星星点点,  
牛羊相互纠缠,  
雄鹰盘旋,  
凝望蒙古包的圣远,  
如梦如幻。  
天空晕染云层,  
水波化作流雾。  
借一叶扁舟,  
月下与你独酌,  
醉意阑珊,如何?

听清风低语,  
数日出月落,  
不喧不扰,  
不问繁华,  
将忧伤搁浅沙滩,  
让细雨淋去阴霾。  
重温诗和远方,  
任凭时间静静流淌。  
你来或者不来,  
我就在这里湖等你。

# 情系达里湖

■李寅啸



## 老虎何以称“大虫”?

虫,现在指昆虫或类似昆虫的小动物。但古代常以虫指含人在内的一切动物。《大戴礼记·易本命》:“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裸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可见古人把“虫”分为“有羽之虫”“有毛之虫”“有甲之虫”“有鳞之虫”“裸之虫(裸同裸,即无羽、无毛、无甲、无鳞的动物)”五类,分别以凤凰、麒麟、神龟、蛟龙、圣人为首。老虎属“有毛之虫”,又是百兽之王,称之为“大虫”其理可通。唐人避李虎(唐高祖李渊祖父)讳,忌说“虎”,“大虫”便流行开来。

